



文化探险·原创小说
THE EYE OF CHENGDU

成都之眼

四川文化隐藏的的巨大秘密

鲁赫◎著

文匯出版社

文化探险·原创小说

THE EYE OF CHENGDU

成都之眼

四川文化隐藏的巨大秘密

鲁赫◎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都之眼/鲁赫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4

ISBN 978-7-80741-561-9

I. 成... II. 鲁... III. 文化史-四川省 IV. K2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6594号

成都之眼

作 者 / 鲁 赫

责任编辑 / 张 衍

装帧设计 / 回归线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 /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231千

印 张 / 18

书 号 / ISBN 978-7-80741-561-9

定 价 / 28.00元

第一章

1. 1933年8月25日这一天

从前，成都城要比现在小。也许小一倍，也许更多。在仅存于世的几位老成都曾经亲眼所见的历史中，这座城市被高大壮观的古代城墙包围着。进城的人和出城的人，要经过的是四道分别以东南西北命名的城门。即使是今天的成都人，即使并没有那样一道门存在，他们也仍然习惯性地 will 城西叫做西门，将城东称为东门。

这天清早，云层里的阳光透过还未散去的雾气，照射着成都西门的城墙。还看不出来天气将会有多么炎热，但是很闷，一丝凉风也没有。城墙下，人群以缓慢的速度移动着。这条交通要道上来往的，经常是赶着车的商贩和到外地寻找机会养家糊口的穷人，而现在，连在成都生活了半辈子的城里人也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了。他们背着包裹，携家带口，往城外的方向走去。商人们似乎明白这些与众不同的人为什么和自己走在同一条路上，因为他们也都听说了，或者是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样的消息：年初日本人就攻陷了山海关，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伪满洲国”那一片土地了，攻下山海关后一路打到秦皇岛，又进攻热河，热河国民政府主席不战而逃，导致承德失陷；曾轰炸了东北三省的日军飞机和大炮，也对滦东各县进行了恣意轰炸，4月份发起了对长城各口的总进攻，不久后就占领了北戴河、昌黎；听说北平已经全城戒严了；国民政府根本看不出什么抗日的诚意，倒

是一直忙于剿灭“共匪”；“塘沽协议”居然允许日本人用飞机或其他方法“视察”冀东；看来北边是保不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日本人就打到家门口来，听说很快就要轰炸整个西南；很多人比我们还早从西门出城了，那儿有个防空地道可以躲避；川内一些县城、乡镇已经干旱了四十多天，许多人准备在十天以后的庙会上求雨。

在这个出城的队伍里，有三个身穿布衣马褂，只顾低头赶路的年轻人。他们看起来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有人会误认为他们是三兄弟，因为他们走路的姿势很像（手脚似乎有些僵硬），身材相近（和同龄的其他年轻人比起来，未免瘦了点，也矮了点），一样的沉默寡言。他们身上的衣服有些脏，但一看便知还是新的。如果有人和他们搭腔，他们只是摇头或者点头，然后加快脚步走开。他们不像那些出城避难的人带着杂七杂八的物品和笨重的包裹，只是每人身上背着一个布包。布包的样式和大小也是一样的。他们当中的两个人常常用询问的眼神看着另一个。他们的脚步匆忙，仿佛有什么要事。

不知道什么时候，人们已经看不见他们了。

在西郊一个人迹罕至的小道上，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轿车的式样正是政府要员和有钱人在大街上按着喇叭招摇过市、气势汹汹的那一种。现在它很安静，停在泥土路上半人高的杂草中，旁边还站着一个不断掏出怀表看时间的人。他也看了看太阳，就好像手里这个最先进的、机械的小玩意儿，还不如天上那个他看了多年的火球准确似的。不管怎么说，他要等的人应该快到了。

三人出现的时间刚刚好。他们在岔路上摆脱了出城的人群，悄悄拐上一条小路。在过去的许多天里，他们好几次来到这条路上，知道他们应该在什么地点，遇见什么人。此刻他们的样子已经与走在出城人群中时大不相同。他们的动作不僵硬了，表情也放松下来。其中一位喋喋不休，一边走一边大声数落着另外两人。被数落的两人也不开腔，只是低头走路——可以肯定，那人说的不是四川话，甚至也不是汉语。这一点，只有在轿车旁等候已久、此刻已经拉开车门、启动引擎的人才清楚——他们说的是日语。他们是三个日本人。更确切一点，是三个日本军人。

他们上了车。车辆在崎岖坎坷的路面上颠簸着开动起来。刚才那个一直训斥另外两人的日本人，脱掉了已被汗水浸透的外套，接着很费力地拆开贴身布衫的一个衣角，从夹层中用手指拈出一张照片来。

照片上是一件玉璋。它的样子，也许会被普通人误认为是一把柴刀。尤其是在这张黑白照片上，它没有色彩，看不出玉的材质，只觉得这件物品异常斑驳、残旧（黑白摄影技术更加重了这样的感觉）。若隐若现的、有如云气般的花纹和斑块，就像柴刀上的锈迹一样。

这许多天以来，日本人已经习惯它了。他连看也不看，就把照片翻到了背面，将一幅绘制在照片后的路线图指给司机看。路线图画得简洁之至，只是两个字母：“A”和“B”，以及连接在二者之间的、弯弯曲曲的线条。也许司机早已接受过相关的暗示，他只是看了一会儿，便知道自己将要去的是什么地方。

然后黑色轿车加速，往一个方向开去。

同一时间，四川广汉真武村附近，4一个人正站立在土堆的高处，一边向四周眺望，一边在手中的本子上记录着什么。有时他也会无奈地朝那些围观的村民笑笑，表示自己并无恶意：他虽然是一个外国人，长着棕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但他只是在这里完成自己的工作，不妨碍他们种田，也不会抓走他们的孩子；他还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呢。

当然没有人会和他交谈。人们只是既有点怕又有点兴奋和好奇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实际上，他来到这里已经有三四天了，可看起来村民们还是没有习惯他的出现。他只能逼着自己专心一点，测量这里的土地，观察周围的环境，以及估算那些未来可能被毁坏的农田的价值。

因为就在他的脚下，就在那些长势旺盛的农作物和牲畜棚的下面，在许多房屋地基只要再深一寸就可触及的地方，正有一个几千年来不见天日的神秘所在等待着他们。更何况这已算不上是什么秘密了：四年以前就有一位姓燕的农民在自家院子里挖出了不少古董，拿到市场上去卖，很快发了财；其中的一些玉器被著名鉴赏家偶然得到，一看便知价值不菲，堪称宝物；这消息被成都的古董商传来传去，终于引起了轰动。

许多古董商、想发一笔横财的小商贩、盗墓贼，几年间纷纷涌至广汉，四处寻觅搜集“广汉玉器”，当地的百姓自然也就动了挖地出宝的念头。他的老师，美国人大卫·格拉汉姆，中文名叫葛维汉，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的人类学和考古学教授，两年以前就曾对这样的情况表示过担忧。可那一年，由于种种原因，发掘工作并没有能够顺利进行。这事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现在，他就是为了年底正式进行的挖掘工作来收集资料的。今天是最后一

天，工作已经到了尾声。看样子，再有几个小时，就可以收拾东西返回成都了。

时间已经临近中午。阳光炙热，烧灼着这一片开阔的田野。看热闹的村民也都回家吃午饭了。四下里静悄悄的，只听得见蝉鸣，一两声狗叫。英国人在本子上写下最后一笔，然后转身朝土坡旁的一片树阴走去。其中一棵树下放着他的背包，里面有水和两张烤饼。他也可以吃午饭了，也许还能睡上一觉。

他还没有走到树阴下的时候，听到身后有人叫了一声他老师的名字：葛维汉先生？音调有些奇怪，不像这里的村民。他下意识地回过头去，想告诉那人，他不是葛维汉，他是葛维汉的学生和助手，如果想找葛维汉先生的话他很愿意帮忙。但他刚刚转过身去，连打在他头上的究竟是一根铁棍还是拳头都没有看清时，就晕了过去。

一片黑暗之中，他觉得有人把自己抬了起来，扔进一个柔软的物体里。

而这一幕，被不远处灌木丛中的两人看得清清楚楚。他们从上午就已经在这里了，可以肯定英国人从未发现过他们。他们隐藏得很好，这里的地势、灌木丛的高度，甚至舒适的树阴下的凉意，都适合观察那个英国人。他们听说他是县政府派来考察真武村“宝物”的，这给了他们观察他的理由。一个月以前，他们就听说了这里将要被发掘的事。他们要赶快行动起来了，不然到时候哪里还有他们的份？

他们是两个盗墓贼，只想发笔横财。全然未曾预料到，会目睹一起绑架。他们看见打晕英国人的是三个小个子的其中一人，他们都穿着普通平民的布衣，可却钻进了一辆黑色的轿车里。这种车可不是普通人随随便便就能坐的。他们不仅坐了，还用它绑架了一位英国人。

三人合力把英国人扔进车里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句什么，声音在田野之间显得特别响亮。两个盗墓贼中的一个比较有见识，他立刻悄声对另一个人说：这是日本话！他在上海时曾经见过一个日本人。能认出同伴认不出来的语言，让他有些兴奋。可三个日本人绑架一个英国人做什么？

轿车很快消失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了。

英国人在刺眼的阳光和额头剧烈的疼痛之中醒来时，立刻感觉到自己在另外一个地方。身下土地的软硬程度，周围环境里传来的各种声响，都与刚才不同了。他睁开眼睛，发现的确如此：他躺在一个山洞的入口处，周围是一群陌生人。他既诧异又有些害怕地从地上站起来，一边扫视着他们的脸，一边先后用英

语和汉语问这些人，他们是谁，为什么把他带到这里来。

但一时间没有人回答。这些人甚至好像根本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只是冷漠地看着他，这种目光让他很不舒服。他也看着这些人。他们穿着普通百姓的服装，就像是他这几天来在田野间看见的那些农民穿的一样。可他们的样子一看上去就不像农民。更何况这种冷漠的、仿佛看待猎物般的眼神，也是农民不可能有的。

这时有人拨开人群，来到他的面前。这是一个个头矮小，但面色威严的中年男人。英国人一下便感觉出，他是这里最有威严的人。英国人用目光与他对视，很快便败下阵来。

小个子开始与身旁的一人交谈。声音不大，可一字一句，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英国人很快便认出了这是一种什么语言，也明白了为什么刚才他用英语和汉语问话，却没有一个人回答。因为他们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而他也早已听说了北方的战事，深知在这样的局势下出现在这里的日本人，不是军人，就是间谍。可自己以前并未与日本人有过什么接触，他只不过是一位传教士，同时在成都的一所大学里担任美国教授的助手罢了。

与小个子交谈的人开始用英语向他问话。英语说得极其蹩脚，可以肯定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也许只是接触过几个英国人。所以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听懂日本人的意思：很抱歉用这样的方式把你请到这里来，希望你能跟我们合作，弄清楚一件事情；这事情不难，十分简单，只要你帮我们这个忙，我们就可以放你回去。

实际上，他们完全无需请求他的同意。只要用目光扫视一下，就知道这里大概有二三十人，把他围在中间。也许其中一些还携带了武器。虽然不知道日本人要自己干什么，他也只得点头答应。

小个子向身后招了招手，有人递过一个盒子来。他将盒子递给那位蹩脚翻译，然后说了几句话。翻译一边用英语重复着小个子的话，一边在英国人面前将盒子打开。

这是一块上面刻有奇特花纹的残破玉片。看起来仿佛曾是一个完整的圆环状的玉璧，可现在破损了，只留下一半。英国人对于文物鉴别还不能说是特别精通，可仅仅凭借有限的知识，他也能明白，这块玉片十分古老。而且，还很眼熟。他的脑海中隐隐约约地浮现出一些事物的影子，但一时间想不起来那些都是

什么。不管怎么说，至少这次，他不用费多大的力气，就明白了蹩脚翻译的话。

他们要他仔细看那玉片上的花纹，然后，告诉他们那是什么意思。

此外，翻译还称呼他为，格拉汉姆先生。

英国人听清楚那是“格拉汉姆”，而不是和自己的姓名相近的其他什么词时，愣了一下，接着立刻明白，他们搞错了。他们把他当成了他的老师葛维汉，也就是大卫·格拉汉姆。这一瞬间，刚才脑子里那些隐隐约约的影子，也浮现了出来：这玉片上的花纹，他曾在葛维汉收集的“广汉玉器”的照片上看到过类似的图形。

现在他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告诉他们，自己不是“格拉汉姆先生”，他们抓错了人；其次，即使“格拉汉姆先生”在这里，他也不可能明白那些花纹的含义。毕竟，“广汉玉器”的出现也就是这两年的事，就算是资深的专家，一时间也不可能对这些花纹轻易下什么结论，更何况进一步的挖掘工作甚至都还没有开始。

而日本人则是这样回答的：一、你不可能不是“格拉汉姆先生”，我们见过你的照片。至于照片的来源，可以肯定是可靠的，再说你身上还携带着“格拉汉姆先生”亲笔所绘的挖掘图纸，有他的亲笔签名。所以否认你是“格拉汉姆先生”，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二、我们把你请到这里，不是为了听你说解开花纹有多么困难的，我们只需要一个大概的含义，哪怕是你的猜测。在这方面，我们信任“您”，格拉汉姆先生。您是这方面的专家，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专家。最后，希望您能与我们合作。而且，我们的时间有限，只有这一个下午。

听完这些，英国人无奈地明白了，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一张错误的照片，一次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强人所难。他有点绝望，可能还有点愤怒，但更多的还是下决定前的紧张。手心里微微冒汗。他看起来没有别的选择。所有人都在盯着他，仿佛只要他说出一个“不”字，就会把他再次敲晕在地……这都已经算是好的。他们会杀了他，毁尸荒野。就像他在纪录片和报纸上看到的那样，日本人让他跪下，然后砍掉他的头。他的老师，那位真正的“格拉汉姆先生”，也许会报警，最后几位见过他的村民会将他整个上午的一举一动报告给一位县局警察，但他们只是在真武村附近的一棵树下发现了他的背包，而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远在英国母亲将会在若干年后登报寻找他的儿子，整天以泪洗面。他的朋友、亲人都将忘记他，因为他没有一块墓地可以供人怀念。如此说来，他也不能拥有一

个天主教的葬礼了。

许多念头在脑中一闪而过。英国人叹了口气，接过了那块玉片。

小个子很高兴地挥了挥手，人群便散开了。这时英国人才注意到，地上原本放着一些竹筐，不远处还有一个深黑色的泥土堆。现在这些人，除了小个子和翻译以外，都抬起了竹筐，手里还拿着一些铲、镐之类的工具，分成两队，往山洞里走去。

还有两个人坐在他身边，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们的手放在腰间，似乎有枪。

英国人低头观察玉片。如果不是细看，会以为那些花纹只是花纹，可细看之下，便会发现一些规律，许多细小的花纹在一段距离之后再度出现。这样的特点有如文字。日本人一定是事先得到了某些懂行的人指点，明白这样的花纹也许表示着某种含义。说不定就是这个人向他推荐了葛维汉。至于自己是怎么会变成葛维汉的，现在是无论如何也弄明白了。

他假装思考的样子，在观察玉片的同时也暗暗注意那些进出山洞的人。出来的人抬着的竹筐里已经装满泥土。他们将土倾倒在不远处的泥土堆上，又再次返回洞中。如此往复，看起来，是在洞中进行挖掘。再看这洞，原来也并不是天然的，洞口的四壁和四周震落的石块都表明它经过了人工开凿的过程。

这些都表明，他们是在洞中寻找什么事物。而且，这事物肯定也与玉片上的花纹有关。否则不会把他绑到这里来，也不会告诉他说，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而他思考对策的时间比这还短。最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既然自己已经答应下来，就得给他们一个答案。这是无奈的选择，也是唯一的方法。

他紧张地比对着玉片上那些符号般重复的花纹，试图用一些汉字，或是某些古老文字的规则去牵强附会，得出一个可以解释得通、可以骗倒日本人的答案。他也知道，要十分完美地编出这样一句话来，使它既符合日本人正在做的事，又能和花纹本身的独有规律对上，是不太可能的。事实上，最后他根本就是放弃了。

他站起来，以一种分不清是绝望还是坚决的态度，对日本人说，这玉片上表示的含义是：触碰那秘密的人，必遭天谴。他没有告诉日本人，他是如何解开的，那些花纹是如何体现了这样的含义。他只是把玉片往小个子里一塞，对翻译说：他只能做到这个程度，而且动用了他全部的知识，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可

以确信，当今世上没有人能够解开这些花纹的含义，如果他们不信，可以另找别人；现在，他的任务完成了，信与不信是他们的事。

这也许是从一些埃及传说里得来的灵感。但不得不说，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英国人这种毅然决然的气势。日本人有些怀疑，但什么也没说。出现在他们脸上更多的表情，还是沮丧和惊惧。

小个子比较平静，但也呆呆地在一块石头上坐了很久。最后，他站起来，命令所有人停下手中的工作。这一刻英国人有些欣喜，以为他们听信了他的话，决定不再挖掘下去了。但很快便发现自己的希望落空——小个子只是将所有的人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只有三人，让他们分批进入洞中。

他还隐约瞅见，第一个进入洞中的小组，不知从哪里拿来了火药和雷管一样的东西，带入了洞中。他们要在山洞里进行爆破吗？为什么是在他“解开”花纹之谜之后？山洞里到底有什么，需要火药和雷管？他的脑中既混乱，又充满了担忧：担心在山洞里爆破的危险性，也担心自己的谎言会被这次莫名其妙的爆破拆穿。

但他什么也阻止不了，只能若无其事地看着。

时间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很久。小个子有点不耐烦地站起来，冲着洞口喊了句什么。这时只听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一个满脸是泥的人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一边跑，一边用日语大声喊叫。

气氛顿时为之一变。山洞外的人都骚动起来，露出兴奋的神情。英国人很明显地感到，假若不是小个子此时还稳稳地站在那里，这些人恐怕就要一拥而上，冲进山洞里去了。

跑出来的人叽哩哇啦地说了一通，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一个形状。英国人想从他的手势中看出点什么，可连形状是方是圆都无法确定。接着他想，这很糟糕。如果他们从洞里取出某件物品，而且安然无恙的话，他刚刚说的谎就不攻自破了。他觉得小个子刚刚不经意扫过他脸部的眼神，就包含着某种危险的信息。

小个子说话了。他一边极有威严地下着命令，一边挥手，示意洞外的人原地待命。英国人是从他的手势和其他人的反应看出这些的。小个子说完，便跟着刚才出来的人往洞中走去，消失在黝黑的洞口之中。

英国人觉得，他似乎也带走了某种紧张的气氛。他感觉那两个看守着他的人仿佛都变得友好起来了。他从地上站起来，活动筋骨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太大的

反应，只用眼睛斜斜地注视他一阵，便又盯着洞口的方向发呆了。

他思索着再过不久之后自己的命运。事情便在那时发生了。

先是轰隆隆的声音隐隐约约地响起。这声音太遥远也太柔和，起初没有引起一个人的注意。等到人们终于感到一些异样的时候，伴随着万马奔腾般的嘶吼声，大地已经剧烈地摇晃震动起来。英国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觉得眼前一阵眩晕，跌倒在地。他看见其他人也和他一样，纷纷倒在地上或者靠在树干上，努力用手臂支撑起身体。有一个日本人大声喊了一句，但他很快就被瞬间腾起的烟雾笼罩住了。这烟雾来得如此突然，就好像有人在半空中倾倒尘土。英国人只觉得口鼻统统被尘土塞住，连忙用衣袖遮挡。他想咳嗽，可咳嗽声迅速就被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吞没了。他看见一块巨石从烟雾中向他急速滚来，和他擦身而过。他想伸手去扶自己旁边的一颗树，却惊骇地发现，自己摸到了正从泥土里像挤牙膏一般被挤出的树根。

那时，他却被烟雾之中放射出一道光芒吸引住了。

那道光芒好像是从洞口的方向射出的（没用多久他便确定了这点）。蓝色的光，在尘烟之中显得如此柔和，如梦似幻。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啊。一时间他几乎不能移开自己的目光，甚至任凭尘土迷住自己的眼睛。然而那光只是短短一瞬，接着忽然间放射得异常强烈，由蓝色变成了白色，接着几近银白，令人不能直视。

恐惧和再也无法忍受的漫天尘土让他禁不住闭上了眼睛。一片黑暗之中，他抓住了一个人的胳膊，同时感到自己的脚踝也被人抓住。他就这样和两个日本人保持着古怪的姿势，直到摇晃感渐渐消失，四周也安静下来为止。

他缓缓地睁开眼睛，急切地想要寻找刚才那道光的来源，却头也没来得及转，便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变了。

他们周围的许多树木倒了下来，就像是一场飓风刚刚席卷过这里。他们身边忽然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块，还有一些悬在他们身后的山坡上，看起来随时都会滚落。最让他感到震惊的，也是他第一眼看见的：对面原本耸立着一座山的地方，此刻只有一片空白。整座山笔直地陷落了下去。他的视线可以延伸至极远处，看见整片大地之上，被一层滚滚浓烟笼罩着。只觉得天昏地暗，仿佛末日降临。

这时他才明白，刚才那短短的一分钟内，发生的是一场强烈的地震。它吞没

了一座山，至少是他看见的眼前的这一座。而这场景，就发生在刚才，发生在他的眼前，在他闭着眼睛祈求上帝保佑的时刻……想到这里，他不禁下意识地就想往山下跑，可却一把被人拽住。他这才想起自己还是个被囚禁的人，心里不禁一阵绝望。

拽住他的是一个十分年轻的、长着一张娃娃脸的日本人，还不等他挣脱，便双腿一并，腰部一弯，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这时又过来了更多的日本人。每一个人都学着娃娃脸的样向他鞠了一躬。英国人愣住了。他看出他们是认真的，但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

这几名日本人直起身后，娃娃脸用手朝山洞的方向指了指，神情有些激动。

这时英国人才从中冷静下来，想起了山洞，以及刚才看见的那道光。

当他转身看去时，看见的却是被石块和泥土整个掩没的洞口。毫无疑问，在刚才那场剧烈的震动中，这样人工挖掘的山洞必然凶多吉少。可以想象里面的隧道垮塌得如何严重。刚才的那道光是因为地震不慎引爆了他们携带进洞的爆炸物吗？其他的人都看见了吗？现在他们将这个山洞指给自己看，是什么意思？翻译也进洞去了，交流变得非常困难。

他猜想多半可能是要自己去救人。然而，当他要去拿压在石头下面的铁铲时，一个日本人却阻止了他。

他们摇着手，既哀伤又决绝地示意他，不必费力了。还是那个娃娃脸，指了指天空，又用手比了一个盒子的形状，接着又指了指英国人，最后望向山洞。

英国人想了一会儿，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是，这是天意，那玉片上的话应验了。

他应该感到愧疚吗？的确有一点。尤其是，当那些幸存的日本人不仅放他下山，还将一张用中文标注的地图塞给他时，他更是羞惭得不能自制。他觉得自己利用了“天意”，更何况他还是一名天主教徒。可所有的挣扎都在内心深处进行。他既不能说出真相，也无法说出真相。

他只有怀着沉重的心情，沿着那条遍布了石块和裂缝，已经几乎不能通行的道路下山。

他自然也万没有想到，在这种山路上，还能碰见第二个人。

这个人穿着一身奇特的服装，上穿一件黑色麻布长衫、羊皮坎肩，领口和袖口都绣着精巧的纹饰，一条颜色亮丽的彩绣腰带围在腰间，侧面别着一把嵌有宝

石的短刀，而绑腿和布鞋上早已沾满了泥土。远远望去，只觉得这人在山间荒凉的背景中显得尤为鲜艳，但却冷厉异常。

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像是在休息，又像是在等人。

英国人一边靠近他，一边观察着他，心里奇怪，地震刚刚发生，山道上这人为何像没事般的坐在这里？他远远地用中文喊了一声。可那人动也不动。直到靠近这人，他觉得不能像没看见似的从他面前经过——万一这人是受伤而动弹不得呢？

他轻轻地拍了拍那人的肩膀。话未出口，只觉眼前一黑，便晕了过去。

这是今天他第二次昏迷了——

黄昏时，他在真武村田野间的一棵树下醒来，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睡了一个下午。天色改变得如此之大，他明明还记得中午炙热刺目的阳光，可现在却刮起了大风。他是打着寒战醒来的。他觉得很饿，好像根本没吃午饭就睡着了。

身旁的地上空无一物。没有背包，没有测量工具。他急忙摸索衣兜，发现几天来所做的记录也不见了踪影。难道是睡着的时候遭遇了偷窃？这下可好，这段时间的努力全白费了，他只能重新再来一遍。

回去的路上，恍惚间听见有路人在说什么地震。

由于心情实在太沮丧，他几乎没有注意。

2. 我看见了象群

我最后一次观望着对面那幢楼房。过去的两年零七个月，我曾经无数次从我房间的窗户里凝视它。它是一幢七层楼房，和这个小区里的任何一栋（包括我居住的）没有任何不同：灰白色的水泥墙，多年来被风吹日晒腐蚀得锈迹斑斑的排水管道，灰尘覆盖的空阳台，紧闭了几个月的黑窗，晾衣架上静静悬挂着的衣服。

我看着它，只是因为别的东西可看。在这种重要的时刻，也许我应该选择一片海，一条河流，一次落日，或者哪怕是穿梭在商场女装部的美丽女人。那样，这不就更像是一场告别仪式吗？

我就是不想让它像个仪式。我想的很简单：在屋顶上坐一个下午，抽几根

烟，直到累了为止。

天色渐渐暗下来，空气里开始飘荡着饭菜的香味。我觉得是时候了。那么开始吧。穿上刚才脱掉的鞋，活动双脚。摸一下空空荡荡的口袋里唯一的身份证。凝视一阵屋顶边沿的某个点（下面是一片空地），走上去，站好。身体笔直，视线也笔直地看着前方对面屋顶上的一根排气管道。然后呼吸，向前迈一步。

不要分神，不要犹豫。仅仅一步就够了。

坠落那一瞬间，身体的感觉是奇妙的。你觉得自己很重，风很大。从两臂和身体间的空隙处经过的烈风好像把身体里的某样东西带走了。这让我有一点幸福。我知道意识会在最后一刻关闭我所有的感觉。可我忽然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他的声音急促而短暂，只是一瞬间的功夫，我便听不见他了。

我想我不认识他。我想他是打算阻止我的。

黑暗降临。

模模糊糊的黑暗之中，开始出现一些影子。很像电影即将播放前，灯光在幕布上投下的影像由暗变明的那几秒钟。从中间开始，光影的范围逐渐扩大，变得清晰。

我看见了象群。

我不否认我曾幻想过死后的世界，还幻想过多次。一个要自杀的人总得知道他要去的会是什么地方。我想我多半可能是站在自己尸体的旁边，还以为自己活着。要么就是一片漆黑，烟消云散。因此绝没想过会看见一群大象。

象群在平原上缓慢地移动着。每一头都异常巨大，不像是动物园里的象，甚至也不像是在电视上看到过的那些野象。它们的耳朵向上高耸，从侧面看就像是巨大的蝴蝶翅膀，只是又厚又重，即使远远地看着也仿佛能感到它扇动起来时刮起的阵风。它们皮肤的颜色也更接近于泥土。它们一边迈动粗壮的象腿，一边甩动着长鼻，从经过的树丛或是草地上卷取草叶来吃。有好一会儿我不能挪动目光，只想着这些象们是怎么回事。它们离我不是很远，也不是很近，最奇怪的就是这一点。我好像感觉不出我和它们之间的距离。

再然后，我才越过象群，看见了天空。天空是那么高，那么远，又是那么明媚。也许只有小时候才看见过这样的天。有一些云絮柔软地悬挂着。天空下面，是一片原野。阳光辉映出那些树木的绿和嫩草的黄。它们的颜色是如此鲜艳而又湿润，让人觉得，它是画出来的，而不是切切实实地存在于眼前。远处可以看到

河流蜿蜒而下，泛着银亮的微光。一些不规则的、一格一格的农田里种着我叫不上名字的作物。还有房屋，它们在平原上，在一些小树丛的掩映下，零零落落地分布着。我能清楚地看见屋顶上铺盖的金黄色茅草（也许是茅草吧）微微抖动，似乎有风吹过。

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死后难道真的有天堂吗？我想低头看看自己的手和脚，可却怎么也看不见。于是我又想，也许死后真的仅存人的意识。可这些象是怎么回事，那些房屋又是怎么回事，房屋里难道住着的也是像我一样没有身体的灵魂吗？

刚刚想到这里，天堂倏忽间便消失了。我身处一间土房之中。因为房屋的四壁的确是用泥土砌成的。屋内狭窄、昏暗，奇怪的是，我的眼睛无须经过适应光线的过程，便能看见屋内的情形：一个用泥土堆砌起来的、大约只有几公分高的土台，上面铺着一张席子，看起来像是睡觉的地方；沿墙放着大大小小的陶罐、形状各异的石片；墙上挂着一些不知名的兽角和兽骨；屋内没有人，但有几件认不出来是上衣还是裤子或是其他用途的衣物，整齐叠放在“土床”的一角，可以肯定其中有一件毛皮围腰；从墙上开的一个空洞望出去，可以看见外面是一个用木桩围起来的小院，院内可以看见一口井，井旁不远处一个被烧得漆黑的土坑附近，还放着一些似乎是烤熟的肉块或其他什么食物样的东西。

四下里十分安静。这时我才发觉，从刚才开始，我一直听不见任何声音。大象应该不时发出一声嘶吼，那样的田野里也至少有鸟群，有各类动物，或是风声。可我什么也听不见。这会儿，即使用力去听，也没有丝毫动静。

心跳得十分厉害。我可以肯定这里并非现实世界。当然也可能是我死后的灵魂飘往某个匪夷所思的土地。而画面就在那时发生了急促的变化。

瞬间我已不在屋内。也没有回到平原上，或者停留在任何一个静止的场所。许许多多的景象开始在眼前如幻灯片播放着：我看见了人，他们有的穿着我似乎在哪里见过的粗布衣服，光着脚，在河中用一种长嘴的鸟捕鱼，或是在树林里捡取野蚕茧来抽丝，或是几人合力追猎一头野兽；另外一些人则与大多数人穿得不同，我在一个高大宽阔的土台上看见过他们，他们手中那些奇特的用具在我眼前一闪而过；我看见一些普通的石头被扔进泥土砌成的火炉，又看见它们熔化，变成暗青色的金属；我不仅看见了大象，还看见了犀牛；我看见也许是世界上最简单最粗糙的织布工具，由披散着头发的女人操作；还有一场大火和一次洪水，它

们分别吞没和毁灭了两个村落；我看见黑压压的人群向一棵庄严而巨大的青铜树顶礼膜拜，树上有着鸟的形象；跳着古怪舞蹈的人，被一些或悬挂或摆放的青铜面具与雕像围在中间；人们从百余里外的山区采来巨大的石块，用它制作棺木。

渐渐地，开始有一些奇怪的图形夹杂在画面与画面之间。不知为何，似乎有这样一种感觉：那些画面无足轻重，只有图形才是重要的。我拼命想记住那些图形，可惜它们转瞬即逝，仿佛有意与我作对。

景象的切换越来越快，我能看见的东西也越来越少，越来越模糊。就在最后一点光也即将消失的时候，我听见了声音。

一段吟诵声在寂静中响起。像是一首歌，可更容易让人联想起某种经文，缓慢、悠扬、庄严而又神秘。与此同时，在即将由明转暗的画面中央，出现了一个若隐若现的符号。当它出现时，我忽然感觉身心为之一振，有一种即将想起遗忘已久的往事之感。我想看清楚它，但只是一念之间，它消失了。

紧接着，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脑部袭来。

我不由自主地睁开了眼睛。头疼得厉害。全身也都在疼。现实世界的感觉一下子全部回来了。我听见了屋外嘈杂的声音，闻到了令人不舒服的消毒水的味道。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天花板下方的支架上悬挂着的吊瓶。

毫无疑问，我是在医院里。我的左臂还紧紧地缠着绷带，放在一个支架上呢。我想扭头看看周围，可刚刚一动，脖子就疼得厉害，只好用眼角扫视了一遍。可见范围内，只见两张空床，一台壁挂电视机，除此以外不见一个人影。我试图活动身体，确定除手臂外的其他部分安然无恙，只是都很疼，可能有不少皮外伤。

有人推门走进来了。他的脚步刻意放得很轻，包括关门的声音、呼吸声。他手上拎着的塑料袋，也被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桌上。我用眼角去看，看见了一个男人。

他似乎还没察觉我已经醒了。他蹑手蹑脚地找了把椅子坐下，从塑料袋里拿出一盒饭来。这时大概正是中午。他埋头轻嚼慢咽那盒饭的时候，我也饥肠辘辘地打量着他。

这个身材中等，略微偏瘦的男人，穿着一件米色的短袖休闲衬衣，一条洗得泛白的牛仔裤。从我这个角度看，一只干净白皙的耳朵从修剪得十分整齐的短发下面露出来。看样子，他在这里应该有一段时间了。也许上一顿饭也像现在这